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二

曰二

羯居謂數試角反椎打上直腋亦絳音唯子
及巢助交籌量上直流反稱量作秤股音古十號

泣毫上音殞于敏崖畔上吉勝蒲米反股外怡
悅之反戰掉上正作顫戾崩下徒吊飭飾同
縷置上呂主反絲一一下剥補角雲翳計下
求位反一也

躋地上毗益喇齒上尺牘反婢地_下舌結反
必瘻於去反逕經音俾尼耕反因
非角反嘔嘔青血也也
勒秘上音遷呼也勞也
各嬈達音_反郎賀蚊董上音文下
足刑也捶_反儒作容陷減鎧_反亥剛骨_舊
新反一音月抗衡上戶更反擒餚魁膾

下苦回反躁蹠_{則至}

平江路碛砂莊聖寺比丘慧周發心謹施白米四十石并入本寺刊經局

人匠食用助刊大藏經所集功德上報

佛恩下資三有法界有情同圓種智者皆大德年四月日意

舍利造七寶塔高廣二由旬又勑國內諸有
花者不聽餘用盡皆持往供養彼塔時彼國
中有長者子與婬女通專念欲事情不能離
一切諸花盡在佛塔爲欲所盲即入迦葉佛
塔盜取一花持與婬女時長者子知佛功德
爲欲所狂造此非法即生悔恨婬欲情息既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三

曰三

馬鳴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供養佛塔功德甚大是故應當勤心供
養我昔曾聞波斯匿王往詣佛所頂禮佛足
聞有異香殊於天香以聞此香四向顧視莫
知所在即白婁尊爲誰香耶佛告王曰汝今

欲知此香處耶王即白言雖然欲聞尔時世
尊以手指地即有骨現如赤栴檀長於五丈
如來語王所聞香者從此骨出時波斯匿王
即白佛言以何因緣有此骨香佛告王曰宜
善諦聽佛言過去有佛号迦葉彼佛婁尊化
緣已訖入於涅槃爾時彼王名曰伽翅取佛

至明日生於厭惡作是念言我爲不善盜取
佛花與彼姪女即時悔熱身遍生瘡初如芥
子後轉增長無有空處即說偈言
我今作不善 是則無敬心 違犯諸佛教
一切諸人民 拈淮懇愧

貴價買牛頭栴檀用塗子身遂增無降尔時
被人涕泣驚懼白父母言徒作勤苦然子此
病從心而起非是身患父告子言云何心病
子即用偈以答父言
鄙襲誠可恥 不宜向父說 然今病所因
是以離慙愧 盜取尊塔花 持用與姪女

目三

二

國制及信法 福田中最勝 盜花爲鄙事
又復此大地 性哉欲所燒 入於闇叢中
不觀其果報 盜花以自嚴 久受地獄苦

已作斯惡事 後還得悔心 罷則欲日炙
夜即得悟心 若蒙悔過者 喻如冷水澆
火從其內然 我今身心熱 後受地獄苦
火從其內然 我今亦如是 猶如腐朽樹
冷水優尸羅 青蓮真珠貫 瞿麥摩羅等
及與諸栴檀 若用如是等 純於外身體

倍生悔恨心 其身轉然熾 不能得差
爾時人身所生瘡尋即壞破甚爲臭穢是
時被人父母兄弟皆來瞻視即與冷藥療治
其病更增劇復命良醫而重診之云須牛
頭栴檀用塗身體爾乃可愈時彼父母即以

憂熱從內起 應當用塗心
塗身將何益 將我詣塔中 為我設供養
此病必除愈 父母及兄弟 即共舉其牀
往詣佛塔所 身體轉增熱 氣息垂欲絕
爾時父母兄弟諸親舉牀到已被人專念迦
葉如來三藐三菩提涕泣盈目以己所持栴

樹提伽父先是尸乾陀弟子一切衆生教法相習而樹提伽蒙佛恩化其父亦信爲佛弟子更不諮詢六師之徒時樹提伽爲欲化彼姊夫尸利瓊多故數數到邊而語之言佛婆伽婆是一切智彼姊夫言富蘭那者亦是一切智諱一切智故遂共議論樹提伽語尸利

瓊多言我今當示汝一切智汝富羅那者非一切智以少智相詐惑世人稱已有智實非一切智但以相貌有所忖度正可能知小小事耳何由得名一切種智即說偈言

猶如生盲者 水精以爲眼 詐惑小兒等
自稱我有目 彼先自無目 今稱我有目

四三

此語不可信 正可詐癡者 能解因相論方便詐自顯 以此相貌故 詐惑於衆人

相貌近是事 竟何所知曉
尸利瓊多語樹提伽言汝爲瞿曇幻術所惑富蘭那者是一切智汝今不識便生誹謗富那羅行住坐卧三世之事盡能明了樹提伽

言我今示汝富蘭那非一切智事即請富那羅將向其家時富蘭那作是念樹提伽者其父昔日是我弟子往事瞿曇知彼過患還來歸我是我福德作是念已許受其請於其後日富蘭那將諸徒衆數百千人又有五百弟子以自圍遶詣樹提伽家既至其家時富蘭那微笑尸利瓊多問富蘭那言婆伽婆何故微笑富蘭那言我遙見彼那摩陀河岸有一獼猴墮於水中是故笑耳尸利瓊多復白之言婆伽婆天眼清淨在此城內遙見千里外那摩陀河水獼猴墮水時彼外道將諸弟子入樹提伽家即時就坐衆既定已時樹提伽以飯覆羹上授與富蘭那富蘭那言此飯無羹云何可食樹提伽即挂羹飯語尸利瓊多言今汝師者尚不能見鉢中飯下有羹何能遠知千里外獼猴墮於河耶事驗可知非一切智但貪名聞爲利養故衆生可愍身既詐惑復以教人即說偈言

四三

五

汝師富蘭那 顛惑邪倒見 失於智慧燈
住無明闇中 迷謬自相愛 愚者還相重
釋種中最勝 具相三十二 唯此一切智
更無第一者

時富蘭那以慚愧故食不自飽低頭而去時
尸利魏多愁惱不樂既爲師徒雖有短陋猶
欲使勝尸利魏多詣富蘭那所而語之言莫

用愁惱樹提伽今者毀辱婆伽婆猶得還家
未足爲恥我若請彼樹提伽師來至家者正
可得入終不得出作是語已便詣祇桓往請
此尊心實詭曲詐設恭敬義手合掌向於世
尊而說偈言

我明設微供 願屈臨我家 三界中勝器

願不見放捨

余時世尊知尸利魏多心懷詭曲外詐恭敬
即說偈言

心懷於二計 外視親儒善 猶如有魚處
外必有迴動 譬如作瓊珞 內銅外塗金

智者觀察已 即知非真金 心有所懷俠
外色必有異 無心尚可知 況復有心者
純金色相好 覩者即知真 若以金塗銅
善別知非實

余時世尊深知尸利魏多心懷詐僞如來世
尊大悲憐愍又復觀其供養善根垂熟世尊
尋即默受其請

時尸利魏多作是念若一切智者云何不知
我心便受我請即說偈言
何有一切智 而不修苦行 樂著於樂事
不能知我心 何名一切智 鳴呼世愚者
不知其過短 便生功德相 實無有智慧

橫讚嘆其德 或著相好窮 稱譽遍世界
時尸利魏多說是偈已即還其家施設供具
於飯食中盡著毒藥於中門內作大深坑滿
中盛伽陀羅炭使無烟炎又以灰火用覆其
上上又覆草時婦問夫造何等事劬勞乃介
其夫答曰今我所爲欲害怨家其婦問言誰

是怨家尸利瓊多即說偈言
好樂著諸樂 惡畏苦惱事 不修諸苦行
欲求於解脫 喜樂甘餚饍 又勇行辯說
釋中種族子 此是我大怨
時尸利瓊多婦叉手白其夫言可捨忿心我
昔曾於弟舍見佛如此大丈夫相何故生怨

即說偈言

彼牟尼能忍 捨離於諫諍
觀彼大人相 先言善慰問

惡口而兩舌 言無所傷觸
生於瞋恚相 行如師子王

汝值如是怨 汝值極大苦

和顏無瞋色 亦復不暴惡
亦不使憂惱 云何橫於彼

面如秋滿月 目如青蓮敷
身如真金山 三惡道充滿

斷除嫌恨相 又滅慢貞高
於彼生怨者 誰應可爲親
無有瞋害心 常出柔軟音
其鼻圓且直 無有諸窪曲
亦不左右盼 言又不麁擴

一人往諸佛所白佛言時到飯食已辦自上
高樓與富蘭那共議此事時尸利瓊多所住
宅神愁憂啼泣而作是言如來世尊三界之
尊佛婆伽婆云何惡心乃欲毀害我於今者
都無活路所以者何如來世尊三界無上在
此滅沒惡名流布遍滿世間一切諸神咸嗟

尸利瓊多作是思惟彼親弟故心生已黨今
當守護若不爾者或泄我言以告傍人作是
念已即閉其婦在深室中即時遣人喚諸尼
捷汝今可來爲汝除怨我以施設火坑毒飯
此諸尼捷五熱炙身咸皆燋黑猶如灰炭自
相招集即共往詣尸利瓊多所止之處尸利

曰三

七

中

笑我此是惡人我當云何而得活耶如來昔日爲菩薩時不惜財物身體手足爲憐愍故作如斯事況於今日而當愛身云何欲於如斯人邊起惡逆心是故我當必定捨命又佛世尊於現在世爲衆生故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身體羸瘠骨肉乾竭即說偈言

如來行苦行 六年自乾燋 作是難苦業
爲諸衆生故 如斯悲愍者 云何欲加害
彼所遣人到竹林中白言世尊食具已辦宜
知是時尔時世尊大悲慇心爲欲利益諸衆
生故揮手而言咄哉凡愚汝於今者應見真
諦於過去世供養諸佛有解脫緣善根已熟
云何乃遣如此使人作顛倒事火坑毒飯以
待於我云何作是極惡之事而來見喚此所
爲事甚爲非理即說偈言
我於昔日時 六年行苦行 爲諸衆生故
作此諸難事 衆生今云何 返欲見毀害
咄哉極愚癡 盲無慧目者 作是非法事

橫欲加惱害 我念諸衆生 過於慈父母
云何於我所 而生殘害心 今日時以到
諸佛之常法 種種加毀罵 猶故生忍心
往詣於彼家 我今亦如醫 爲衆生真濟
如醫欲救病 何故而往彼 大悲之所福
如人得鬼病 加毀罵呪師

曰三

八

爲治鬼病故 亦不責病者 今此諸衆生
煩惱鬼在心 愚癡不分別 橫欲加毀害
我今亦如是 但除煩惱鬼 不應責彼人
尔時世尊從坐而起外現不愧復說偈言
阿難持衣來 羅睺羅取鉢 難陀汝亦去
速疾喚比丘 不得復停止 宜應速疾往
彼尸利迦多 今急待教化 我住毒蛇身
爲度衆生故 我今畜是怨 爲益彼衆生
尔時如來出林樹間猶如雲散日從中出時
彼林神以天眼見尸利迦多舍內所設火坑
毒飯涕泣墮淚敬愛佛教頂禮佛足瞻仰尊
顏而說偈言

彼意懷殘惡 無有利益心
迴還向竹林 執尊甚難值
佛雖不愛身 爲度衆生故
應當勤擁護 未得濟度者
畏者施無畏 疲者得止息
得有歸依處 略說而言之
唯願佛執尊 莫往詣其家
而作歸依處 宜應令得度
余時執尊知而故問問彼天神曰爲何事故
不應往詣尸利毘多所止之處時有一天而
說偈言

尸利毘多舍 作大深火坑
三 九 煙焰滿其中
詐僞覆其上 莫往詣其家
佛復說偈言 為天阿脩羅
貪欲愚癡火 極爲難除滅
消滅無遺餘 況復執間火
地獄之猛火 煙然滿世界
世間皆融消 如此之猛火
我以智水澆 莫能爲我害

尸利毘多火 何能見傷毀
復有一天作如是言若火燒不能燒如來者
設食毒飯復當云何今尸利毘多爲邪見毒
染汙其心以此毒害惡逆之心以毒和飯欲
相傷毀復懷譎僞現柔軟相來請執尊而其
內心實懷惡逆唯願執尊不湏往彼佛告天
曰我以慈悲阿伽陀藥用塗身心貪愛之毒
最難消除我於久遠已拔其本況執間毒而
能中我汝莫憂愁余時如來從竹林出往到
城門時彼林神見佛直進而作是言如來執
尊將不還返於此竹林佛今向彼解脫之方
譬如日出必向西方目視不捨恐於後時更
不見佛火若不燒定爲毒飯之所傷害以諸
因緣難可復見有福德人乃能得見摧他論
者於大衆中作師子吼有福之人乃能更聞
有福利者得接足禮余時執尊如大寶樓諸
根寂定諸比丘等悉皆隨從猶如明月衆星
圍遠往尸利毘多家時尸利毘多家神舉聲

欲哭咄哉恠哉佛來到此今此尸利毘多乃作火坑毒飯欲以害佛尔時宅神頂禮佛足而說偈言

我未覩佛時 聞大悲至家 見佛到家已
心中不喜樂 所以不喜者 以有非法故
相好莊嚴身 艳仰無厭足 如此大人者

今當作灰聚 我憶是事故 身體欲求沒
誰見如此事 而當不苦惱 假使極惡猛
愚癡殘害人 設見如來身 不忍生惡念
況復欲加害 月入羅睺口 帜人皆忿惱
善哉還歸去 火坑深七刃 滿中盛熾火
願莫入此處 自護彼主人 幷護彼主人
三

及餘一切衆 尔時世尊告宅神言刀毒水火不害慈心即
說偈言 我護諸衆生 猶如一子想 假使欲害我
我亦生慈心 煩惱火熾盛 擁護令免惡
以是因緣故 誰火能燒我

佛告宅神汝今應當捨於怖畏我今師子吼
除障外道如羅睺羅吞食日月我今決定不
爲尸利毘多之所患害若不能除云何乃能
降伏魔耶安慰宅神即入其舍時外道等見
佛入舍甚大歡喜更相語言沙門瞿曇今已
入外門復到中門佛以無畏威光潤澤直入
無疑至第三門轉近火坑尔時彼婦於空室
中聞佛世尊到覆火處心懷狂亂作是念言
如來今者已到火坑若脚觸草火必熾然鳴
呼恠哉即說偈言

今當烟中沒 聲咳目雨淚 火然燒衣時
應當斗數却 眼看索救護 宛轉而反側
燋然既以訖 威光復消融 身相都焚滅
頑髮燋墮落 頸廣白毫相 為火所燒滅
如鵠在花上 猶如美甘露 面如淨滿月
衆生覩其目 猛火無悲愍 既墮焰火中
驚懼視四方 猛火無悲愍 必燒令燋然
成鍊真金色 見者靡不悅 大人相炳著

美妙極殊特　如是之形容　今爲火燒縮
略說而言之　如似金織納　卷牒在一處
以漸見消滅　如月欲盡時　佛身甚微妙
見者身心悅　如來極奇特　世界無倫疋
余時出尊入第三門漸近火坑諸尼捷子在
重閣上見於如來轉近火坑心生踊悅如塚
間樹群鳥在上望死人肉欲得噉食諸尼捷
等在重閣上亦復如是時富蘭那心生歡喜
而說偈言

汝善作幻術　迴轉諸世間　今日沒火坑
更能爲幻不　復有一尼捷　而作如是言
一足已躡上　云何不陷墮　爲我目不了
爲是夢幻耶

余時出尊以相輪足躡火坑上即變火坑爲
清涼池滿中蓮華其葉敷榮鮮明潤澤遍布
池中其衆蓮華有開敷者有未開者尸利瓊
多覩斯事已語富蘭那言汝先欲與佛共捨
一切智汝可捨此語即說偈言

善哉信可解　當除瞋恚心　捨於嫌恨意
汝可觀瞿曇　未曾有之感　猛焰變爲水
土悉化成魚　坑中諸火炭　咸變爲黑蜂
復於池水中　遍布於池中　其鬚甚熾盛
百葉甚柔軟　莊嚴滿此池　如秋開敷花
皆出和雅音　迦蘭陀鳥等　亦在中遊戲
舉翅水相灑　諸蜂圍遶佛　出於妙音聲
鴛鴦相隨逐　復自在娛樂

余時富蘭那語尸利瓊多言汝今勿爲瞿曇
幻術之所惑亂尸利瓊多於如來所深生敬
信語富蘭那言此是幻耶答言實余是幻所
作尸利瓊多言汝是一切智不答言我是一
切智人尸利瓊多復語之言汝若審是一切
智者聽我所說即說偈言

汝若一切智　亦應知是幻　汝今何不作
如此幻化事　汝若不知幻　非是一切智
時富蘭那辭窮理屈不能加報諸尼捷等語

尸利迦多莫作是語何以故是富蘭那實一切智能一切示現尸利迦多語諸尼捷子言汝等故謂此富蘭那是一切智耶富蘭那者名之爲滿造作諸惡滿於地獄故名富蘭那汝等於此滿於惡道富蘭那所生一切智想耶尸利迦多復語之言釋種中能安解脫婆說偈言

伽婆三藐三佛陀所不生一切種智想耶即
咄汝等方去 極爲無心人 汝若有心者
假使如金剛 見斯希有事 尚應生信敬
現見於如來 爲未曾有事 不生信心者
是爲極愚癡

尔時尼捷等尋各散走如善呪師令雹四散
又如日出衆闇自除時尸利迦多見尼捷等
散走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恐怖目視道 慄惶欲競馳 以佛威神力
驚怕皆散走 尼捷今退散 亦如魔軍壞
塵垢全身體 猶著重鎧器 時諸尼捷等

奔突極速疾 譬如彼猛牛 在林畜蟻蟻
宛轉塗身 狂走不自停 如黑雲垂布
風吹自然散

時尼捷等既散走已尸利迦多心懷慙愧即
便思惟誰當將我往見世尊復作是念樹提
伽姊先更見佛我今當共詣世尊所作是念
日三

十三

十三

已即向先所閉婦戶前扣門喚婦即說偈言
善哉汝直是 無上妙法器 由汝有智慧
親近奉世尊 緣我邪見故 事諸尼捷等
汝今速來出 共汝供養佛
時樹提伽姊聞是偈已尋即思惟尸利迦多
以傷害佛而來詐我佛位不樂即說偈言
汝知我憂惱 故來見戲弄 我今當云何
而往見如來 尼捷等集時 猶如諸蝗虫
邪見之熾火 滅於釋種燈
尸利迦多語其婦言汝寧不知佛神力耶汝
今何故作如是語即說偈言
世間一切火 何能焚燒佛 誰能燒金剛

誰能舉大地 汝觀十力尊 摧破諸外道
火坑四畔邊 蓮花皆開敷 如鵠處花間
花曇遮遠佛 余時其婦聞此偈已遙見世尊在蓮花中踊躍歡喜而作是言佛故不燒尸利瓈多嗚噎垂泣而說偈言

世尊金剛體 無有能燒者 由近富蘭那
我今自被燒 如似少濕薪 邆近乾薪積
以火焰燒時 兩俱同熾然 余時其婦疾出重屋到世尊所頂禮佛足胡
跪合掌瞻仰尊顏而說偈言 得覩威顏者 世尊皆信敬 生我今有福
還得聞音聲 面如淨滿月 我今得覩見
我今有福故 還得覩世尊 相好莊嚴身
設當見滅壞 惡口遍充滿 燒滅我等身
余時其婦供具以備請佛世尊及比丘衆請
令就坐語其夫言聖子汝可來入頂禮佛足
尸利瓈多佛泣盈目而說偈言

我今造火坑 頑害世尊命 今當以何面
可復得相見 余時其婦語其夫言聖子可捨疑惑佛婆伽
婆終無嫌恨即說偈言 誓如空中手 無有觸礙處 諸佛法亦全
佛於一切法 無染亦無著 離世之八法

三

古

如蓮華處水 昔時提婆達 賢恚心所盲
爲欲害佛故 機關轉大石 當上空中下
不能傷害佛 佛於此二人 如彼羅睺羅 即是如來子
佛左右眼無異 等心無憎愛 視彼怨與親
終不於汝所 於諸衆生所 慈悲過一子
而有憎惡心 是故不宜懼 說偈言

余時尸利瓈多以慙愧故曲躬隨婦口脣乾
焦深生愧恥行步柄遲如將沒地舉身戰慄
卑下低心極爲驚怖五體投地哀動號泣而
寧抱持熾火 井及瞋毒蛇 終不近惡友
我今爲惡友 毒蛇之所螫 依歸善良藥

望得除毒害 三界之真濟 願重見哀愍
我作重過惡 唯願垂悲願 今聽我懺悔
余時世尊顏色和悅告尸利瓈多言子汝勿
憂怖即說偈言

起起我無瞋 久捨怨親心 右以栴檀塗
左以利刀割 於此二人中 其心等無異

如我今者不爲希有已斷結使無增減心昔
我爲於白象之時毒蠍所中害猶以二腳覆
護獵者使不傷害久作龜身爲人分割肢節
悉解不起瞋心復作羅身憐彼厄人時彼厄
人示獵師處不起瞋心作仙人時手足耳悉
爲剝毀猶尚不起毫釐許瞋我於往昔爲一

四三

五

切施婆羅門所斬頸時無有恚恨況於今日
斷一切結而當於汝有嫌恨心譬如空虛不
受塵垢猶如蓮華不爲水著我離八法其事
亦余時尸利瓈多言手合掌白佛言世尊若
垂愍且待湏臾更當造食佛告尸利瓈多言
汝不遣使白我食時到耶答言實余我本實

遣人請佛不作饒益事佛告尸利瓈多言然
我以斷無利之事汝今作何不饒益耶即說
偈言

我今愚所造 署獵所不造 過是惡所作
以毒置食中 不能有所傷 便爲自己害
余時世尊告尸利瓈多言汝今所施宜應是
時尸利瓈多言世尊我所施食悉有毒藥世
尊復說偈言

婆湏吉龍王 瞪志極盛時 如此之猛毒
不能傷害我 我今修慈心 如何唱施藥
我以大慈果 今當用示汝 時尸利瓈多言持毒飯往詣佛前涕淚悲泣

而說偈言

我今持毒飯 功德之伏藏 我心極爲惡
食之能令我 使得不動心 佛以滅三毒 神足除飯毒
佛告諸比丘汝等待唱僧跋然後可食即說
偈言

